



典藏

茅盾散文

沙滩上的足迹



茅盾散文

沙滩上的足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滩上的脚迹:茅盾散文 / 茅盾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名家散文典藏)

ISBN 978-7-5339-4134-5

I. ①沙… II. ①茅…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290604 号



——茅盾散文

茅盾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3 千字

印张 9.12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34-5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严霜下的梦

- 疲倦 / 003
严霜下的梦 / 006
速写一 / 011
速写二 / 013
故乡杂记 / 015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 046
雾中偶记 / 049
归途杂拾 / 052
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 071
血战后一周年 / 076
欢迎古物 / 078

- “现代化”的话 / 080
狂欢的解剖 / 086
炮火的洗礼 / 091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 093
“无关”与“忘了” / 096

大地山河

- 雾 / 101
虹 / 103
红叶 / 105
秋의公园 / 108
雷雨前 / 111
谈月亮 / 114
黄昏 / 120
天窗 / 122
风景谈 / 124
白杨礼赞 / 130
大地山河 / 133
开荒 / 136
冬天 / 138
谈鼠 / 141
森林中的绅士 / 146

马达的故事

-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 153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 158
阿四的故事 / 161
小三 / 165
马达的故事 / 169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 176
忆冼星海 / 182

韧性万岁

- 叩门 / 189
卖豆腐的哨子 / 192
沙滩上的脚迹 / 194
佩服与崇拜 / 197
时髦病 / 200
谨严第一 / 202
韧性万岁 / 204
时间,换取了什么? / 206
谈排队静候之类 / 210
闻笑有感 / 213

致文学青年

- 青年苦闷的分析 / 219
- 我们这文坛 / 224
- 作家与批评家 / 229
- 升学与就业 / 232
- 大题小解 / 236
- 如何击退颓风? / 239
- 一点回忆和感想 / 246
- 纠正一种风气 / 249
- 文学与人生 / 252
- 从牯岭到东京 / 257
-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 273
- 致文学青年 / 278

严霜下的梦

大人们是没有梦的！即使有了梦，那也不过是白天忧劳苦闷的利息，徒增醒后的惊悸，像一篇好的悲剧，夸大地描出了悲哀的组织，使你更能意识到而已。

疲 倦

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想得到,要说的,都已说过了;办得到,要做的,都已做过了;剩下来还有什么呢?只觉得前途渺茫而已。热情的高潮,已成为过去,在喘息的刹那间,便露出了疲容。

“我们想得到,要说的,都已尽量地说过了;办得到,要办的,都已尽量地办过了;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说。

不错!在他们既已说完一切想得到的要说的,做过一切办得到的要做的以后,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觉得没有路了,没有事做了,并且明明另有路另有事又不愿意去走去办,那么除了“疲倦”,他们还有什么?

最近爱多亚路的枪声^①便把这普遍的疲倦状态揭开了幕。

^① 爱多亚路的枪声:1925年9月7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国耻纪念会和游行示威后,永安纺织厂工人经过英、法租界交界处的爱多亚路时,遭到英国巡捕的殴打和枪击,多人受伤,一人被捕。

科学的先进者是知道怎样试验的。他们故意打了个金枪针，看有什么反应。果然我们大好的华胄被他们试验出来了；金枪针打过后，反应是疲倦——低暗的呻吟与衰弱的抽搐。

打针者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道：“如何？”

这当然是新的耻辱，然而奈此人心疲倦何！

什么新的耻辱！可不是已经成了“债多不嫌”么？

我们皇皇华胄确是老大民族，但是近来返老还童，显出格外幼稚。人家在旁边窃窃私语道：“看呀！看他高喊过狂跳过以后，就会疲倦；那时就静下来了。再一会儿，又沉沉睡着了。”不幸我们竟不出人家所料。

我确信我们这老大民族里的新生细胞在喊过跳过后并不疲倦，并不觉得无路可走，而新思想正在他们中间流布，新势力正在蓄积，可是老民族的背脊骨——那就是现在社会的中坚——却确已十二分地疲乏，要躺下去了。背脊骨不能再立若干时，一定要躺下去，新生细胞纵然勇气虎虎亦不中用。这便是目前普遍的疲倦状态的内幕。

这是脊柱衰弱症，最厉害的病症！

医生有法子治疗这凶症么？医生摇头道：“除非换一根少壮的脊柱。”个人的脊柱当然没法换一根，然而要换民族的脊柱总该有法子。

新生细胞踊跃道：“让我们来试试支撑这个弱大的躯壳。”然而他们不是脊柱骨，不在其位，不让谋其事，简直是白告了奋勇。

一个更聪明的医生来了，他提出新意见：“脊柱的灵魂是脊髓，脊柱只不过是一所房子，骨髓方是其中的主人。根本的治疗法在于换过房子里的主人，并不在于拆造房子。我们要从脊柱里取去干枯的脊

髓,换进红润多血的新脊髓!”

新生细胞闻言欣然而去,努力作“换脊髓运动”。

但是这个工作决非旦夕所可告成,所以这个大躯壳一定还有多少时候是疲容满面地躺着,不死不活不动。

一群年幼的细胞也昏沉沉地感觉着疲倦,但他们名之曰烦闷。他们曾有过太美满的幻想,过分的希望;他们曾经仗借那太美满的幻想和过分的希望作兴奋剂,而热烈地活动过。譬如饮酒过度,当时果然借力,酒醒时却分外地困顿。他们实在是被自己的浪漫思想弄得疲倦了,却自谓为烦闷;烦闷到极处,可以反动,可以自杀。

这是疲倦的又一方式了。这种自造的疲倦有一个简便的治疗方法,就是少饮些自醉的酒。

(原载 1925 年 9 月 20 日《文学周报》第 191 期)

严霜下的梦

七八岁以至十一二,大概是最会做梦最多梦的时代罢?梦中得了久慕而不得的玩具;梦中居然离开了大人們的注意的眼光,畅畅快快地弄水弄火;梦中到了民间传说里的神仙之居,满攫了好玩的好吃的。当母亲铺好了温暖的被窝,我们孩子勇敢地钻进了以后,嗅着那股奇特的旧绸的气味,刚合上了眼皮,一些红的、绿的、紫的、橙黄的、金碧的、银灰的,圆体和三角体,各自不歇地在颤动,在扩大,在收小,在漂浮的,便争先恐后地挤进我们孩子的闭合的眼睑;这大概就是梦的接引使者罢?从这些活动的虹桥,我们孩子便进了梦境;于是便真实地享受了梦国的自由的乐趣。

大人们可就不能这么常有便宜的梦了。在大人们,夜是白天勤劳后的休息;当四肢发酸,神经麻木,软倒在枕头上以后,总是无端地便失了知觉,直到七八小时以后,苏生的精力再机械地唤醒他,方才揉

了揉睡眼，再奔赴生活的前程。大人们是没有梦的！即使有了梦，那也不过是白天忧劳苦闷的利息，徒增醒后的惊悸，像一篇好的悲剧，夸大地描出了悲哀的组织，使你更能意识到而已。即使有了可乐意的好梦，那又还不是睡谷的恶意的孩子们来嘲笑你的现实生活里的失意？来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使你更能意识到生活的愁苦？

能够真心地如实地享受梦中的快活的，恐怕只有七八岁以至十一二的孩子罢？在大人们，谁也没有这等廉价的享乐罢？说是尹氏的役夫曾经真心地如实地享受过梦的快乐，大概只不过是伪《列子》杂收的一段古人的寓言罢哩。在我尖锐的理性，总不肯让我跌进了玄之又玄的国境，让幻想的抚摸来安慰了现实的伤痕。我总觉得，梦，不是来挖深我的创痛，就是来嘲笑我的失意；所以我是梦的仇人，我不愿意晚上再由梦来打搅我的可怜的休息。

但是惯会揶揄人们的顽固的梦，终于光顾了；我连得了几个梦。

——步哨放得多么远！可爱的步哨呵：我们似曾相识。你们和风雨操场周围的荷枪守卫者，许就是亲兄弟？是的，你们是。再看呀！那穿了整齐的制服，紧捏着长木棍子的小英雄，够多么可爱！我看见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男的和女的，穿便衣的和穿军装的，短衣的和长褂的：脸上都耀着十分的喜气，像许多小太阳。我听见许多方言的急口的说话，我不尽懂得，可是我明白——真的，我从心底里明白他们的意义。

——可不是？我又听得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

——我看见了庄严，看见了美妙，看见了热烈；而且，该是一切好梦里应有的事罢，我看见未来的憧憬凝结而成为现实。

——我的陶醉的心，猛击着我的胸膈。呀！这不客气的小东西，竟

跳出了咽喉关,即使我的两排白灿灿的牙齿是那么壁垒森严,也阻不住这猩红的一团!它飞出去了,挂在空间。而且,这分明是荒唐的梦了。我看见许多心都从各人的嘴唇边飞出来,都挂在空间,联结成为红的热的动的一片;而且,我又见这一片上显出字迹来。

——我空着腔子,努力想看明白这些字迹。头是最先看见:“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尾巴也映进了我的眼帘:“世界革命的三大柱石。”可是中段,却很模糊了;我继续努力辨识,忽然,轰!屋梁凭空掉下来。好像我也大叫了一声;可是,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已消灭!

我的脸,像受人批了一掌;意识回到我身上;我听得了扑扑的翅膀声,我知道又是那不名誉的蝙蝠把它的灰色的似是而非的翼子扇了我的脸。

“呔!”我不自觉地喊出来。然后,静寂又回复了统治;我只听得那小东西的翅膀在凝冻的空气中无目的地乱扑。窗缝中透进了寒光,我知道这是肃杀的严霜的光,我翻了个身,又沉沉地负气似的睡着了。

——好血腥呀,天在雨血!这不是宋王皮囊里的牛羊狗血,是真正老牌的人血。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乳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染成了绛赤。我撩起了衣裾急走,我想逃避这还是温热的血。

——然后,我又看见了火。这不是 Nero^①烧罗马引起他的诗兴的火,这是地狱的火;这是 Surtr^②烧毁了空陆冥三界的火!轰轰的火柱

① Nero:即尼禄,古罗马皇帝。

② Surtr:即北欧神话中的火焰巨人苏尔体尔。冰雪是北欧人的大敌。传说苏尔体尔有一发亮的大刀,常给北方来的冰山以致命的刺激。北欧神话中还说陆、海、冥三界分别为神奥定(Odin)、费利(Vili)和凡(Ve)所主宰。

卷上天空，太阳骇成了淡黄脸，苍穹涨红着无可奈何似的在那里挺挨。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像饧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面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呔！”

冷空气中震颤着我这一声喊。寒光从窗缝中透进来，我知道这还是别人家瓦上的严霜的光亮，这不是天明的曙光；我不管事似的又翻了个身，又沉沉地负气似的睡着了。

——玫瑰色的灯光，射在雪白的臂膊上；轻纱下面，颤动着温软的乳房，嫩红的乳头像两粒诱人馋吻的樱桃。细白米一样的齿缝间淌出 Sirens^① 的迷魂的音乐。可爱的 Valkyrs^②，刚从血泊里回来的 Valkyrs，依旧是那样美妙！三四辈少年，围坐着谈论些什么；他们的眼睛闪出坚决的牺牲的光。像一个旁观者，我完全迷乱了。我猜不透他们是准备赴结婚的礼堂呢，抑是赴坟墓？可是他们都高兴地谈着我所不大明白的话。

——“到明天……”

——“到明天，我们不是死，就是跳舞了！”

——我突然明白了，同时，我的心房也突然缩紧了；死不是我的事，跳舞有我的份儿么？像小孩子牵住了母亲衣裙要求带赴一个宴会似的，我攀住了一只臂膊。我祈求，我自讼。我哭泣了！但是，没有了热的活的臂膊，却是焦黑的发散着烂肉臭味的什么了——我该说是

① Sirens: 古希腊传说中半身是人半身是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杀过路的海员。

② Valkyrs: 北欧神话中神的十二个侍女之一，其职责是飞临战场上空，选择那些阵亡者和引导他们的英灵赴奥定神的殿堂宴饮。

一条从烈火里掣出来的断腿罢？我觉得有一股铅浪，从我的心里滚到脑壳。我听见女子的歇斯底里的喊叫，我仿佛看见许多狼，张开了利锯样的尖嘴，在撕碎美丽的身体。我听得愤怒的呻吟。我听得饱足了兽欲的灰色东西的狂笑。

我惊悸地抱着被窝一跳，又是什么都没有了。

呵，还是梦！恶意的揶揄人的梦呵！寒光更强烈地从窗缝里探进头来，嘲笑似的落在我脸上；霜华一定是更浓重了，但是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什么时候，Aurora 的可爱的手指来赶走凶残的噩梦的统治呀？

1928 年 1 月 12 日于荷叶地。

（原载 1928 年 2 月 5 日《文学周报》第 6 卷第 2 期）